

节庆体育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为例

陈振勇¹, 童国军²

(1.成都体育学院 武术系, 四川 成都 610041; 2.川北医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 运用田野调查法, 借助文化人类学文化记忆和认同理论, 对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节庆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地方性节庆体育不仅能促进族群内部的交际和文化传承, 同时对族群间交流和文化认同也具有积极影响; 分析节庆体育影响族群集体记忆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内隐化机制, 能从深层次上全面考察和揭示节庆体育的社会存在意义以及与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节庆体育; 集体记忆; 文化认同; 彝族

中图分类号: G85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3)04-0124-0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festive sports

——Taking the Torch Festival celebrated in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 autonomous prefecture for example

CHEN Zhen-yong¹, TONG Guo-jun²

(1.Wushu Department,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637000,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field survey, and by referring to the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theory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such a festive sport as the Torch Festival celebrated in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local festive sports can not only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side an ethnic group, but also produce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alyzing the implicit mechanism of festive sports, which affect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s, enables us to profound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and reveal the social existence significance of festive sport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with soci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festive sports;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Yi nationality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剥离与凸现^①。地方性节庆体育作为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联的文化体, 具有厚重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节庆体育往往与地方民族传统节日黏合在一起, 但其与纯粹娱乐性的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文化价值以及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都有明显的不同。它结合着族群的精神信仰和心理诉求, 是族群集体记忆和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本研究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螺髻山镇“火把节”节庆体育进行了田野调查, 以期揭示节庆体育中隐含的社会文

化价值与功能, 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彝族火把节是螺髻山镇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于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 其寓意除了时间更替, 除旧布新外, 还是纪念反抗暴政英雄阿提拉巴(支格)和祭祀自己祖先的活动。火把节一般分为3天活动, 仪式流程为: 点火、祭火、送火。第1天为点火仪式, 村民杀羊宰牛, 庆祝节庆, 到晚上在村寨指定的地点搭建祭台, 点燃圣火庆祝, 同时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第2天为“祭火”, 即开展各种活动来庆祝,

收稿日期: 2012-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TY00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11-1055)。

作者简介: 陈振勇(1976-), 男,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历史与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其中,主要以节庆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第3天为“送火”,人们手持火把,载歌载舞,场面极为壮观。

火把节祭祀广场和节庆体育运动场都建在螺髻山的半山腰,祭祀场庄严肃穆、场内有支格神像、祭祀神器、彝族碑文和供点火的祭台。体育运动场建立在高处的草甸上,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主要由主席台和操场组成。火把节是周期性、仪式性的地方性节庆体育活动,它与彝族的传统节日结合在一起的,在组织、展演过程邀集并渗透了普通群众、政府部门和民间各方力量,其得以顺利展演也是基于地方与社会在相互交往活动中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作为跨村落、跨族群、跨地区而存在的节庆体育,已经超越了血缘、族缘和地缘的界限,成为民族地区族群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1 节庆体育是保持和传承族群文化和教育的载体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年)在著作《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2]。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o Connerton)指出,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是两个不同场域的文化现象,个体记忆是关于个体单位经历的记忆,是心理学考察的主要对象,而集体记忆则是关于纪念仪式、身体习惯等的记忆,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节庆体育是以体育文化活动为主题或作为不可或缺的参与活动项目而形成的社会文化活动内容。在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中,“体育娱乐是任何节日文化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强化、渲染了节日文化活动狂欢的氛围,将节日文化活动的热闹气氛推向极致,使人们欢娱了身心,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增强了民族和村落社区组织的团结,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保证了民族的繁衍和进步发展。节日性的节庆体育活动,在民族社会中吸附、强化了体育活动的以上多重功能,并延展了体育文化活动的在外影响力”^[3]。

1.1 文化记忆元素和叙事文本线索

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因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上,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法国学者诺拉(Pierre Nora)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sites of memory)^[4]。集体性的体育活动离不开“记忆的场”,螺髻山镇火把节举行活动的主要场所,具有丰富的“记忆的场”。火把广场的支格神像、祭祀神器、石碑经文,体育活动场的朵洛嘴表演、各

式各样民族服装、毕摩诵经等,这些既是节庆体育所承载的记忆元素,也是节庆体育的文化符号。在偏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情感和信仰寄托的文化标识,为民众带来了精神的寄托和历史的回忆,而民族地区“记忆的场”为节庆体育赋予族群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节庆体育在唤醒族群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还与丰富的记忆线索相关联。节庆体育的记忆线索包括时间选取与活动流程安排。节庆体育的展演是在一种特殊意境下进行的,它与自然生产孕育而生的时间相关联,与众人的心理诉求相契合。同时,节庆体育中的项目安排顺序也影响着其凸显的文化功能。螺髻山镇节庆体育活动当天共有5个活动,时间依次为“朵洛嘴”(08:00—10:00)、“赛马”(10:30—12:00)、“斗牛”(13:00—15:30)、“斗羊”(16:00—18:00)、“摔跤”(18:30—20:30)。节庆体育活动每个项目的衔接都有特殊的寓意。“朵洛嘴”,是彝族人精神信念的现实凸显,“祈福纳祥、消灾送瘟、崇尚英雄、祭祀祖先,向往爱情和美丽人生”以肢体语言传递给族群成员。由此在黄色美景天籁之音的幻化中不断强化族群的价值观、伦理观,唤醒族群的集体记忆。“赛马”,是彝族人战胜自然,驯化动物的再现,同时通过生活化的体育形式来表达族群履行对下一代人进行社会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斗牛”体现民众对自然的不畏惧,游刃有余的驾驭凶猛的动物,体现了勇于挑战的精神。“斗羊”,则体现“为我所用”的智慧,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理运用到物种的筛选中,保持族群对生产资料的持续占有。“摔跤”,则体现了族群个体超越自我,勇于开拓,挑战生存环境的激情与勇气。

螺髻山镇火把节的节庆体育在特殊时间的选取下,叙述着凉山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即“战胜自然—为我所用—超越自我”的民族创业史。而这种承载人类社会发展共性的叙事文本,通过节庆体育活动的展演唤起每一个参与者的共鸣。

1.2 唤醒族群记忆和满足交往需求

一个民族族群,首先具有体质(有形)和文化(无形)的客观基础,在这个族群与其他族群的接触交往中,通过这些有形、无形方面异同程度的认识形成不同层次的“认同”或“认异”,也就是费孝通教授多次提到的观念上的“in-group”和“out-group”之间的差别^[5]。邓迪斯^[6]曾指出:“自我同一性的感知和一个人在时空上存在的继续,有赖于他人意识到的某人的同一性和延续性”,而“民俗表达了一个群体的同一性”。斯蒂文·郝瑞在考察四川彝族的族群关系后认为,族群关

系包含族群内在结构方面的特征和族群之间外在关系上的相互交往。人类学者巴特^[7]认为：族群认同是生成于具有不同内在文化价值取向的人群之间的互动，是人们在长期的临界互动后产生的对内对外的心理认同意识，是族群互动的体现，它有利于增强族群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螺髻山镇每年在节庆体育活动中，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朵洛嘴”。“朵洛嘴”既是一种民族舞蹈又是一种曲牌，也是一种现代具有体育价值和功能的社会活动，其寓意为：祈福纳祥、消灾送瘟、崇尚英雄、祭祀祖先、向往爱情和美丽人生。“朵洛嘴”的表演者为年轻的彝族姑娘，身着华丽服饰，打着黄油伞，拉着花头巾，一个接着一个，排着整齐的队伍，并以高亢的声调唱诵着《朵哈经》。随着节庆活动的开始，螺髻山镇的活动广场聚集了大量前来参加和观看“朵洛嘴”的群众，除了附近不同村寨的人，还有来自国外的游客和记者、民俗学的考察员和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高校学者，也有藏、羌、苗等其它少数民族的群众。在同一的文化场域中，多民族共聚，共同感受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盛宴“朵洛嘴”，充分体现了节庆体育多民族交流和融合的社会文化现象。

“朵洛嘴”是火把节中规模最大的集体活动，每年都有成千的人来参加表演，参加者均以乡村为单位。在跟永安乡、向阳乡、文坪乡、黎安乡等地的群众进行访谈中，发现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参加节庆活动，当地人们将朵洛嘴作为生活感情表达的载体，通过肢体的展示，有效地将舞蹈与歌曲巧妙地结合，从而彰显出节庆体育的魅力。在火的主题下，不同民族共同享受着文化的熏陶和情感的交流。可以说，火把节中的朵洛嘴，一方面通过群体的参与来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使亲友乡邻在共同的娱乐活动中加深理解和情感联系，真切地感受到血缘亲情，从而增强人们的亲和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体育化和动态化的描述，把许多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和范本以“肢体语言”的方式传递给族群成员。由此在黄色美景天籁之音的幻化中不断强化族群的价值观、伦理观，唤醒族群的集体记忆。

1.3 强化族群记忆和传承文化教育

文化的传承分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的传承，有形民族文化包括文物、古董、服饰、器具等等，无形民族文化就指民族精神、信仰、观念、思维方式等^[8]。体育文化被人们创造出来以后，构成了人们生活的文化环境，并且反过来影响人的发展，塑造人的自身，发挥着教育和培养的功能^[9]。

节庆体育作为一种周期性的仪式活动，通过在民

族地区的不断展演强化着族群的集体记忆，而节庆体育活动中彰显民族文化的元素，也在体育活动的开展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如螺髻山镇的节庆体育活动“赛马”。螺髻山镇的赛马场地是在一块平坦的椭圆形草坪上修筑的，周长大约有三四百米。参加比赛的骑手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向，最大只有17岁，大多数骑手都是14岁左右。由于赛马是比拼马的跑速，所以在比赛中都采取“小孩大马”的战术，这样可以减少骏马的负重，提高骏马的奔跑速度。在这充满激烈竞争的赛场上，彝族人民的勇气和胆量得到了有效彰显和锻炼，而节庆体育所承载的文化教育传承功能恰如其分地得以发挥。通过节庆体育彰显出独特的教育传承功能，不仅是对其自身族群履行对下一代人进行社会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也是对社会塑造优秀的思想品质和诚实、勇敢、坚强的良好心理品质的最好借鉴。

2 节庆体育具有实现和延展跨族群交流与和谐的功能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不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0]。随着社会文化建设的推进，文化的认同区域已经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族群文化认同，已经从血缘扩展为地缘的文化认同，对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凝聚力起到稳定和维系作用。

2.1 集体记忆是构建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哈布瓦赫与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两种理解，在德国学者阿斯曼那里(Jan Ass-man)进行了重新梳理。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Communication memory)，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11]。民族地区的集体记忆是寄托于仪式信仰中，仪式信仰对一个族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凉山火把节节庆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同族群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相关联，然而在制约节庆体育形成的诸多因素中，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共同记忆，必然无法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这是每个民族都必然珍惜自己的共同历史传说或祖先故事的文化原因^[12]”。民族地区庆典仪式里包含孕育节庆体育生长的文化因子和记载祖先神灵的历史文本，所以节庆体育活动的举办非常注重比赛庆典仪式的渲染。

在节日活动中，传统体育不仅使节日活动的内容更加充实，而且使得节日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健康、更加丰富。同时，在节日活动中的传统体育活动伴随

着民族节日的开展而更具生命力,将世代传承下去^[12]。仪式信仰的导向决定了族群的群体价值,凉山地区的节庆体育的开展,需要注重仪式信仰的渗透,因为这样可以在节庆体育中有效地衔接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让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时空场域,从而为构建广泛性的文化认同奠定基础。

2.2 促进文化交流和实现跨族群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13]。节庆活动所具有的整合功能,能够为民众群体提供所公认的基本一致的生活氛围,能够使社会消除震荡和纷扰,给人以社会安全感和相互亲近感^[13]。在同一地区生活的不同民族可以通过相互交流而共享信仰和文化。由于凉山地区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各族群平时往来较少,而节日性的节庆体育以其豪放、淳朴、充满生活情趣的风格特征,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节庆体育中的活动项目往往融竞争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吸引不同族群的民族到同一时空场域,这不仅为各族群民族的相互交流、沟通提供了平台,也为各族群间文化的相互认同、吸收提供了机会。

地方性节庆体育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韵味,它对族群间交往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上,也对实现跨族群的对话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螺髻山镇的节庆体育活动的调查中,斗牛和斗羊活动生动再现了跨族群的互动交流。

斗牛,在当地又称“牛顶”,彝族人以火把节为契机在展演独具民族韵味的传统风俗的同时,也将族群的持续发展融入其中。在火把节期间,方圆几百里较有名的公黄牛主人都会前来一决高低。斗牛前,各村寨要选出代表参加斗牛大会,并选出各村中膘肥体壮的牛中之王。斗牛现场一般选在平坦的空地,在裁判的一声吆喝下,比赛开始了,威武的斗牛四脚叉开,喘着粗气,肌肉剧烈抖动,奋力拼搏,加上观众的吆喝声、擂鼓声,场面热烈高潮迭起,为了能近距离观看惊心动魄的牛搏斗,总有胆大的观众纷纷从场外起身,三两成群围到牛的身边,更增加了斗牛活动的趣味性和刺激性。从传统意义上看,斗牛对凉山地区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在当地斗牛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获胜者会得到村上人们的尊重。斗羊程序和斗牛基本相同。由羊主人把羊牵入斗场内,自由角斗。参赛的公羊一般都选犄角粗、尖、长的,而且要力大。羊主人再各自把羊拉开二十余米的距离,驱羊相逐,扬鞭呐喊助威,场面甚为激烈壮观。斗羊活动既能保持民族地区生产资料优越化的同时,也能较好传承彝族的民俗文化和丰富当地群众的文

化生活。通过采访斗羊的组织者得知,今年参加火把节斗羊的羊主人就接近200人,均来自各乡镇,充分显示了当地斗羊活动的开展程度。斗牛和斗羊是以节庆狂欢的形式让民众享受着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体育文化,这是种非常质朴的体育,它贴合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优势并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精神需求。

民族的文化需要交流,交流需要平台,突破需要窗口。像斗牛和斗羊这种能够满足人们信仰需要与娱乐狂欢需要的节庆体育活动,无疑充当了不同民族交流的文化平台和载体,甚至是文化共享的使者。当不同族群的人拥有某种共同文化,建基于共通文化要素之上的同情关系就会产生,并且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推广,族群之间容易产生信任感,心理上也容易表现趋同,宽容和理解^[14]。因此,节庆体育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增加感情,减少民族隔阂,也是形成共同地缘感和意识的重要途径,也实现了跨族群的对话会通。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族群交流频繁的混居区或多或少的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怎样有效消除族群隔阂,促进多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团结与发展,实施民族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已成为了民族地区稳定繁荣和当今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螺髻山镇是凉山地区彝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与外界联系较少,其主要的休闲娱乐还是在节日里,由乡镇政府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以此来释放平时生活中所产生的压力与不安和密切族群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正如当地村民讲述到:“即使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小摩擦,但在节日的情境下,都是可以消除的。”显然,节庆体育在维护族群和谐方面具有较好的功效和意义。

2.3 延展文化认同维度和促进民族和谐

人们在关照异文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多有不解,原因在于人们对其传统观念的生疏。民族地区的节庆体育作为一种跨村落、跨地区、跨族群的多民族参与的民间体育活动,既强化了族群认同,又加强了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凉山的火把节,经国家“征用”并贴上“东方狂欢节”和“彝族特色节庆体育”的标签后,其族群的文化认同的认知体系已经从一个族群覆盖到其它民族,形成以“民族-国家”的认同单位。如果说它的开展是呈现出历史延续性并体现了旧的集体记忆的话,那么它还可以制造新的记忆,即通过强化现实感和合法性来实现,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国家认同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颇具彝族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摔跤是在凉山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动态文化符号,是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孕育而生的体育文化。彝族摔跤手都是各村

推选出来的勇士,按比赛规定,双方交手后,相扑角力,被摔倒的单肩落地为输,三战两胜为赢,不受时间限制。有时一场比赛要争夺一个多小时。普格县当地摔跤之风盛行,村村都有摔跤能手。获胜的勇士不仅给村寨带来了荣誉,而且也可赢得姑娘的爱情。在摔跤比赛过程中,经常有许多汉族与和游客朋友参加这项“力的角逐”。在凉山州民族地区,如果想快速融入当地群众生活中,参加类似摔跤活动必不可少。即便是作为一个观众来参与观赏这一特殊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迅速得到族群同胞的认可和赞许。从这一角度看,节庆体育的社会价值与功能甚为强大和深远。对本地观赏者来说,他们获得彝族传统体育道德的自然儒化和浸润,对外地旅游者来讲,他们得到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螺髻山镇的摔跤,通过不断的仪式操演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感思和怀念。这种记忆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参与活动的民众中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文化认同,不仅构建了族群的集体记忆,也延展了族群文化认同。

记忆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形成和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一项集体记忆对加强族群成员的文化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节庆体育存在一种地域和空间的认同功能,因为在相同或相近的地域空间生存的族群,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总是相近的,节庆活动的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直接和频繁,这赋予地方性节庆体育形成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同时,地方性节庆体育在民族传统节日开展中往往突出纪念仪式和体验参与,这就强化了族群的交流互动和文化共享。因为它们以其自身的情感以及对信仰的渴求,建构着族群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从而将一个族群的过去和现在构建成延绵不绝的统一体,给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动提供历史文化坐标系。

螺髻山镇的火把节节庆体育是具有周期性、仪式性的地方性节庆体育活动,它与彝族的传统节日结合在一起,在组织、展演过程邀集并渗透了普通群众、政府部门和民间各方力量,得以顺利展演也是基于地方与社会在相互交往中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作为跨村落、跨族群、跨地区而存在的节庆体育,已经超越了血缘、族缘和地缘的界限,成为民族地区族群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同时,节庆体育对促进族群集体记忆的复现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解读节庆体育所蕴含的社会功效,必须深入实

地对其进行细微的探究。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工作想要做的就是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给读者,这无疑是一种转换的过程^[15]。

参考文献:

- [1] 白晋湘.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述评[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1, 24(4): 433-435.
- [2] David Middleton. Succession and change in the socio-cultural use of memory: building-in the past in communicative action[J]. Culture & Psychology, 2002(1): 32-45.
- [3] 杨元英. 族际社会中的节庆体育与族群交往的研究——以广西融水多民族聚居区节庆体育活动调查为例[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29.
- [4]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Z]. USA anthropology conference representations, 1989: 96.
- [5] 马戎. 民族与社会发展[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90.
- [6] 刘铁梁. 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G]//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21.
- [7]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8
- [8] 杨翠丽. 瑶族长鼓舞的体育文化社会功能及资源开发[J]. 体育学刊, 2006, 13(4): 73-75.
- [9] 童昭岗, 孙麒麟, 周宁. 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 155.
- [10] 冯天瑜. 中华文化辞典[M]. 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20.
- [11] 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 2009(3): 11: 72.
- [12] 顾晓艳, 徐辉. 论水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J]. 体育学刊, 2006, 13(6): 60-62.
- [13] 叶涛, 吴存法. 民俗学导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67.
- [14] 李志清. 乡土中国的仪式化少数民族体育: 以桂北侗乡抢花炮为个案的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63.
- [15]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 山西出版社, 2002: 268-269.